

钟怡音

你的一切 像海难

N I D E Y I O I E X I A N G H A I N A N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钟怡音 著

你的一切像海难

N I D E Y I Q I E X I A N G H A I N A N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的一切像海难/钟怡音著.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5

ISBN 7-5432-1131-9

I. 你... II. 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7162 号

责任编辑 苏衍丽

装帧设计 个竹

美术编辑 路静

技术编辑 徐雅清

图片提供 朱文轶

Xinshiyu

你的一切像海难

钟怡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27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100

ISBN 7-5432-1131-9/1·201

定价: 14.00 元

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56628900×813

前言

爱薇曾经说过自己是个独臂的写字人，她可以将字写在纸上，写在脸上，写在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但无法写在手里——即使借助镜子也不能。我感觉到那些无可名状的哀伤正随风打转，但我不能默然后退。戴娅说过我们必有坚持。而秦则，他弯下腰，他会指点我看。他对我说，柯朗，你瞧，尘世里有那么多扇门：有的门，装修精美真实切近，你触摸它，觉得理解、觉得快乐，它淹没在尘世里，被你时时念及，如影相随；然而，有一扇门，它内藏玄机，你打开它，会发现这样一个世界：孤独、深邃、漫长却必定会贯彻人生始终——你现在发现了文学，你发现了大美，你无法骤然放手。

文学！当我把这个词安置于纸上，或者放在嘴里，我总觉得羞赧、痛苦和无法言说的神圣；我总是感到自己被推挤在万圣节狂欢的队伍中。很多人，他们欢快地敲击所有的门，很快他们又跑走了，因为他们脚踏实地地活着。但必有一些人，他们偶然被这扇门里不为认同的世界吸引，他们孤独地扭动门锁，悄无声息地走进去。他们注定被那个世界所吞没，注定带着别人认为荒谬的逻辑消失。

即使如此,我这样写着,自己也觉得矫情。人生宛若流矢酷似水晶,其光四射目的非明。或许那些曾经的狂热、那些人的历程——他们只是我无数个前途屈指可数的可能,像我的分身小心翼翼地朝各个方向翘翘而行。现在,我只能低下头去,看人生的花开放,安静地充盈它自身——

目
contents
录

097 乘着纸船去航行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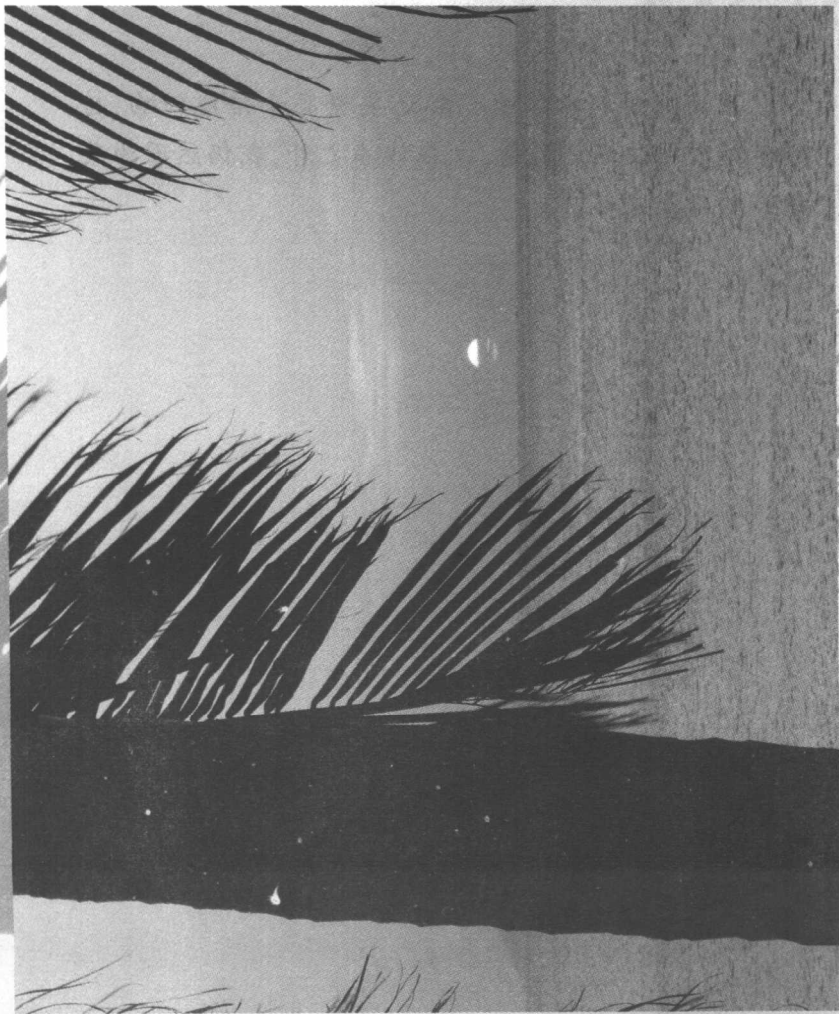
145 像圣人那样歌唱

001 城市离我们有多远

167 美与爱

043 长竹竿捞不着水月亮

从海岛的这个方
向，
我看不见异地。
那些人们口中的
城市，
是不是在地平线
之外？



城市离我们有多远

巨大的涛声比风吹稻谷还要嘹亮千倍地回响，持续不绝。即便远远站着，立在沙滩之外，我仍然因为某种事物而手足冰凉。

大雾笼罩海岛，已经两天。渔船大多不出海，在湾里聚着，潮打来时木着脸晃动。极少那些响着马达游动的，也不走远，含糊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灯。岛屿上，有些树光秃秃，有些树开花了。人走在抑郁低垂的水气里，满脸湿润，轻飘飘的好像会飞起来，尤其是那些穿着拖地裙子的女孩。

“一踮起脚尖就有踩不到地面的感觉啊。”记得坐在吧台边，戴娅就这样对我说。

那段日子，只要没课，我和戴娅、爱徽就经常在秦则的酒吧逗留。戴娅总在高脚椅上昂着头，狂热的光线被她冷淡的表情拒绝，不得不朝四方延伸，于是吧台上每个安静洁白的倒置杯子里，都装着戴娅小小的苍白的脸。我落在暗地里，看着她，像皮影戏里的公主，狰狞又奇异地浓烈。

爱徽在这个酒吧做兼职吧女，她向所有客人推销白酒以拿取回扣。除了秦则，酒吧里所有男人们都叫她“爱”，混在酒精里叫，显得格外旖旎。秦则说她非比寻常，“简直在搞行为艺术。”他说。他们都对她着迷，毫无办法。

秦的酒吧和沙滩沿线上招徕四季游客的酒吧大体相同：舞池狭小，灯光昏暗，厨房里热着乏味的咖啡和不伦不类的吐司。当初大学师兄何霁文把我们带到这个酒吧时，我们对它毫无兴趣。何霁文对秦则介绍道：“这几个女孩文字领悟力棒得很。”秦则就笑起来，边礼貌地打量我们，边和蔼地说：“欢迎来玩，想吃什么想做什么，只管招呼一声。”他并不热情，因此我沮丧着揣度他认识很多所谓“文字领悟力棒得很”的人。

秦则总是把文友们的诗贴在东面的墙上，钢琴旁边，像许多小旗帜迎风招展。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噱头，类似市面上所流行的贴“文化标签”的行为。有天午后，服务生刚刚把酒吧清扫了一遍，门窗洞开，大理石桌面上残留着水迹，整个空间若有若无地闪动着从天上跌落到茶色玻璃色泽中又折射进来的浅黄色光，客人稀少。何霁文用食指指着钢琴键盘，大声说：“好吧，我们来谈诗歌吧！我们来谈文学吧！”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开场白，忍不住嗤嗤地笑。秦则听见我的笑声，扭过头，好像怂恿一般：“小朗，谈谈文学吧，不用很长的时间，看，把你杯子里的茶叶泡淡了，我们的话题可能也就永远结束了。”他口中

的那个“永远”让我惶惑，有一刹那，我觉得他生气了。但随即秦则递了本《外国诗歌》给我：“给我们读读吧，你这样读过诗么？这样地——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在每个人竖着耳朵听你说话的时候？”

我翻开那本发黄的沾满油手印的小册子，跳下高脚椅，用手指揪齐身后裙子细小的褶皱，随便拈了一首，开始读。这是我第一次大声地对着旁人读诗，秦则说得没错。我至今依然记得那首诗歌是这样写的：

秋风中瘦弱而羞涩的太阳
树林中摔下了水果。
就在兰色的房间里
静静度过一个悠长的午后。

金属垂死的呻吟：
一只白色的动物倒毙于斯。
褐皮肤的女孩们沙哑的歌声
在飘散的落叶中随风而逝。

额头梦想上帝的色彩，
轻触疯狂温暖的翅膀。
小山旁逐渐扩散的阴影
黑漆一片被腐烂所包围。

有着宁静和美酒的黄昏
悲伤的吉他声还在流动。
面对柔和的小灯，
你仿佛投宿于梦中。

在我读诗的间隙，有几个人推门进来，还有一个一直坐在那里抽烟的男人站起来，招呼结账，走出去。每当有这样额外的响动，我的声音就更尖利。这么好的诗歌真该有一种魔力，把此时此地统治住，不教任何物事打断——我一边念，一边绝望地想，抑制不住双腿颤抖。慵懒的风从窗外匍匐进来，洞悉我每一处竞张的毛孔。只有它知道我莫名的激动：当我放下书装做若无其事对大家微笑的时候；当何霁文取笑我，说“天啊，你竟然把特拉克尔读得像和菜贩子讨价还价”的时候，恍惚有一些东西在我身上水落石出，整个整个的世界因此不一样了。就好像小时候迷了路，绞着手在大街上乱窜，猛然扑到家人的怀里，可以长长地吁一口气。

这样的激动延续在酒吧的每个晚上，何霁文弹琴的时候我们就轮流上去倚在墙边大声念诗，口齿清晰毫不含糊。我们语调哀伤，何霁文就欢快地弹奏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我们兴高采烈，他就拼命地把马斯内的《沉思曲》敲得震天响。我们总觉得这是拿着文学与情绪对抗音乐，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全神贯注，因为两者同样伟大，在酒吧东面的墙上，我们夜夜与何霁文短兵相接。这让全酒吧的人笑得要死，我也一样。

可是我不喜欢起雾的天。本来站在岛屿高高的岩石上，还可以看见大陆的一角，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温情的雾让海岛瘦骨嶙峋地孤独。蔬菜贵得要命，人说话像隔着玻璃。何羿文喊：“我们写诗吧，把这场百年不遇的大雾写下来。”说完就趴在酒杯边睡着了。爱徽冲到理发店里，要把她被水汽潮湿得难受的长发剪短，师傅慢悠悠地拿出很多彩色夹子，把她的头发分成几缕，撩在鬓上。“干什么呢？”爱徽疑惑地问。“看看你头上插着夹子，好看不好看罢了。”理发师傅空洞地打着呵欠说。我和阿廖挽着手在路上走，开头兴高采烈，阿廖欢呼着提议到哪里为我下个月十九岁生日喝上一杯。但他路过一个网吧，站住了，和门口一个男孩一起眯缝着眼睛好奇地盯着里屋的电脑屏幕，“这个，好玩？”他问。男孩子点点头，他就走进来，坐下来。我自己插着裤口袋穿过马路去吃臭豆腐，油在小贩的锅里垂着丧气地响，豆腐很不臭。我随手挖了个椰子喝，也不甜……

这场大雾加重了奶奶的病情。据说呆在叔叔家，她打嗝时会散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腥臭气味，人也懒了，成天赖在床上，只睁着两只眼睛哼哼。叔叔叫了辆木拖车把她载到我家，放在我床上。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中只听见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拿个塑料袋来。”他说。

“什么？”爸爸离得远，没听清。

“拿个塑料袋来，等会妈要吐的。”他开始不耐烦了。

“什么？——哦哦。”爸爸快步跑走了，再回来时手上已经有了个塑料袋——他听不清叔叔的话的时候，我可真恼他。

后来，等叔叔走了，爸爸告诉我，叔叔给了我们一些钱，让奶奶看病用。“但你别说出去啊。”他讨好着笑说，“叔叔不喜欢人家知道。”

奶奶躺在我身边，嘟囔着要回叔叔家，“你家没钱，养活不了我。”她对爸爸说。“你妈妈老早死在这里了，难道我还要死在这里？”她对我说。房间里弥散着抵制水汽的酸醋味道和在锅里滚着的中药味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定这便是年老的体味。我对这股气味很不耐烦，总是把鼻子凑到窗外去，或者拿一本书倚在湿漉漉的阳台上，嘴里嚼动着冰片糖，任清凉的味道在我食管里渐行渐远。

我开始写诗。我、戴娅、爱薇，都开始写诗。以前，我们把校徽别在膝盖上，头发染成红色，撩高校服裙子在熄灯之后寂静的校园里飞跑——跨过二楼凉台鸡冠花盆，把自己摔在宿舍的床上，保持呼吸均匀。但现在，我们都热爱文学，比爱美丽还爱，比爱躁动还爱。我们疯狂地读书，像三只水蛭吸附血液绝不放手。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甚至连巴尔扎克都弄不清楚，但现在我们多次提到他们

的名字，点头微笑，毫无破绽。

“怎么才能写出最惊心动魄的诗歌啊？”我们问何弄文。

“要活得和别人不一样！”他回答说。

“怎么才能活得和别人不一样呐？”我们又问他。

“做些奇怪的事情，爱些杰出的人，不符合规矩，就成了呗。”他又回答说。

他说这席话的时候站在镜子边，我们看着他，他则看着自己。他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掉，用一种奇怪的姿势，全身的关节都在扭动，嘹亮地吹着口哨应和自己。他经常这样，脱得赤裸。开始他是吃药，后来就算不吃药，他也脱。他的裸体好看得很，苍白得像刚从云里滚出来的月牙，和海岛上的人不一样。在学校他频频出席的演奏会上，我们总担心他会突然跳起来，脱掉自己衣服，但他不。他对外人斯文而冷淡。他说自己没有暴露癖。但在酒吧里，在只有我们和秦则在场的时候，他经常脱。就算在最寒冷的冬天，海风肆无忌惮地冲来冲去，我们龟缩成一团，他也脱。他的皮肤因此绽放着朱红色小疙瘩，也更加细腻真实。我们可以上前抚摩他，和他抱成一团。但我们彼此间都没有情欲，只是觉得好玩而已。秦则开始坐在我们周围，微笑着看。但日子渐逝，他慢慢地越坐越远，落到灯的阴影里，不和我们任何人搭话。

何霁文脱光衣服,常常把自己贴在镜子上,看着自己,用舌头触碰镜中人。我们有时候尖叫,有时候心不在焉视若无睹。但有次他回转身来,他毫不掩饰自己下身胀大。

因为意外,我们窃窃私语,但他不看我们。他逼视着某个阴暗的所在,眼睛里充满泪水。

爱徽到酒吧去,就在身上贴满花纹,那种沙滩小贩出售的图纸刺青。她用舌头舔了,粘在腿上,满大腿都是绿的叶子红的花。不管气候冷热,她都用一件浅兰色大衣包着自己,顺着暮色张皇地走出校园。但一接触到酒吧斑斓的光,就猛地撩掉大衣,快乐地尖叫起来。她夜晚的激烈不用添加任何药物,远远看,好像一根被剥得斑斓的笋从山上跑下来,在尘世里蹦跳行走。

只要他们不讨厌,爱徽基本上不拒绝任何男人。她经常在吧台上容光焕发地俯下头来,对我和戴娅悄声说:“今天晚上宿舍帮我留个门,我现在要去做个爱——情!”然后哈哈大笑。她虽然迟归,但从不在外留宿。有几回,她一推开门,就“扑通”一声跪倒在暗地里。我们赶过去扶她,搀到床上。她腆着脸,拍拍我们的手,说:“没办法,实在要累死了。走都走不动了。”接着她忍不住笑,露出两个酒窝,全身颤抖,把头埋在被子里,咯咯不止。

只有戴娅不留恋酒吧笙歌，有个摄影师请戴娅拍人体写真。他在夏天的黄昏看到戴娅从浪里跑出来，激动得发昏。这个摄影过程横跨了夏季和秋季，整整三个月。每天清晨很早的时候，我们还睡眠惺忪地站在鸡冠花丛下刷牙，她就走了。我们抬起眼，看她像麋鹿一样迈动双腿，短俏的头发向后伸展着，包上的铃铛“丁零零、丁零零”地穿越校园传过来。

我们私下认为戴娅答应拍写真大都是为了钱，或许还有炫耀。她需要钱。爱徽在酒吧里卖白酒不过因为好玩，但戴娅需要自己缴纳学费。她从来没有向我们展示过她的拍摄成果，我们一问起，她就板着脸。但她开始浓妆艳抹，耳朵上挂满星星钻。

有天在宿舍的盥洗室里，只有我和爱徽。我们说起她，隐约联系到“卖淫”两个字。我们没说出口，嘴角挂着笑，眼睛看着各自水龙头的水哗哗做响，心里不知为什么重重地松了口气。

但他们都有各自的生活。有时候，我这样想，暗自神伤。我写了很多诗，每天都想写，一刻不停。我经常不得不把头探到窗外去，让雨水抽打我，顺着发梢向下滑，用它们冷却心灵，以免我叫出声来。有天深夜，我写着，肚子很疼，浑身冒冷汗，不得不披着衣服到厕所去。在厕所里我听着水箱单调的水声，就